

# 美国华裔的族裔身份与中国文化

徐颖果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华裔的族裔身份(Identity)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在华裔族裔身份定位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中国文化对于美国华裔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中国文化是理解美国华裔族裔身份衍变和现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文化;华裔;族裔身份;华裔文学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2-0157-05

族裔身份表示一个人的归属。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它特指一个人与某一文化的同一性。族裔身份由生理的、地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种族和国籍等因素决定。自从19世纪中叶第一批中国移民踏上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中国移民开始了在新大陆繁衍、生息。从此,无论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还是后来生于斯、长于斯的移民后代,就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世代相传的中国文化和与之大相径庭的美国文化。1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文化一直伴随着美国的华裔。华裔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提出“我是谁”这样一个关系到华裔族裔身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看待、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

美国华裔文学(这里指用英语创作的)尽管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但真正形成规模,还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之后。此时,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种族一样,华裔开始发掘自己的历史、文化,重新给自己的身份定位。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的族裔身份可以说经过三次衍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华裔对中国文化与华裔族裔身份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但中国文化始终是华人身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对华裔族裔身份有着社会和政治的意义。本文将通过评介四位华裔作家及其作品,展示三次衍变的历史背景和华裔历次选择的社会意义。

## 一、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归属感

美国华裔文学始于伊顿姐妹[1](P21)。其中的伊迪丝·伊顿(Edith Eaton, 1867~1914)被认为是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个提出华人处于两种文化冲突之间的华裔作家。伊迪丝·伊顿又名 Sui Sin Far, 取自粤语的“水仙花”。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儿时伊顿随家人从英格兰移居美国,后成为作家和记者。伊顿的代表作是故事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收稿日期:2000-03-06

作者简介:徐颖果(1953-),女,陕西西安市人,西北大学英语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Fragrance), 发表于 1912 年。伊顿早在 20 世纪初就论及了后来华裔文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主题: 种族歧视、文化冲突、身份和性别歧视等。伊顿生活在美国排华势力处于历史高峰的时代。所以种族歧视和华裔由于排华的移民法所处的悲惨境遇, 是伊顿最为关注的。伊顿一生都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由于她的混血身世, 她从小就对身份问题很敏感。令伊顿困惑的是, 为什么她不是英国人, 也不是中国人, 而是一个非此非彼的第三种人。这种困惑使得华裔的身份问题成为她作品的主题之一。

伊顿的作品经常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有优越于西方人的道德伦理。她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人有偏见,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优越, 是他们的无知引起的。因而伊顿极力宣传中国文化, 希望通过沟通, 达到理解和接受, 以消除建立在无知之上的种族歧视。而伊顿在强大反华势力的压力之下, 仍坚持自己是中国人, 并做了许多为华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事情, 深受华人敬佩。

当时美国社会极力排华, 华裔处境悲惨。华裔处在异国他乡, 受排斥, 被迫害, 他们只能与排斥他们的文化抗衡。伊顿选择了把自己的族裔身份定位为中国人, 是代表了华裔的选择的, 因为中国文化给了他们归属感。华裔在母亲国的文化中找到归宿, 把自己认同为中国人。

## 二、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

王玉雪(Jade Snow Wong, 1922-) 是第一个被美国白人社会广泛接受的华裔作家。她的自传体小说《第五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 使她在只有 23 岁时就一举成名。王玉雪也因此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小说描写的是王家第五个闺女王玉雪。她出生在一个以孔孟之道治家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之尊, 要求儿女恪守孝道, 对父亲惟命是从。而王玉雪在美国学校所受的教育则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自由, 两种教育截然相反。王玉雪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与伊迪丝·伊顿不同的是, 王玉雪并没有试图通过让一方了解另一方, 来达成理解, 并被接受。王玉雪认为中、美文化各有良莠, 美国华裔应吸收他们中的优秀部分, 摒弃糟粕部分, 成为最好的。对于王玉雪来说, 两种不同文化中的生活, 并不一定就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她认为可以把华裔的模式融合在美国白人社会的模式中。

事实上华裔开始被美国白人社会同化。在处理文化冲突时, 王玉雪也并不以非此即彼的西方文化式的对立方式来解决。比如她并没有通过造反来抵抗她的父亲及其所代表的父权社会。相反, 她以自己在生活中的成功, 赢得了王家的认可和接受。王玉雪认为华裔所需要做的是决定吸收两种文化中哪些东西, 从而取得平衡。对于种族问题, 王玉雪采取妥协的办法。她认为种族主义是躲避不掉的, 问题是你得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少。王玉雪处理文化矛盾的时候, 更多地是从华裔自身看起, 通过自我调节, 来适应社会, 而不是从社会机制和外部因素着眼。王玉雪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华裔在追求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中, 较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可接受性, 即被美国白人社会接受, 并被自己周围的华裔接受。把中、美文化混合在一起的作法, 使得华裔身份缺乏一致性, 而表现出分裂的性格。分裂性格成为华裔的一个突出特征。

王玉雪的代表意义在于, 到了 20 世纪中叶, 美国华裔开始接纳美国文化, 也开始被接纳, 成为有两种文化的人。华裔把中、美文化“混合”在一起, 华裔的族裔身份也从 20 世纪初的华人变成美国华裔。

### 三、华裔身份中的文化政治化

二战以后,文化多元论逐渐取代了熔炉论(Melting Pot)而成为美国的主导文化。各种族开始保留一些他们文化中不可熔的成分。50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压迫的运动,和60年代及7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激起了少数种族的种族自豪感。他们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大胆地肯定和弘扬自己的文化。这个时期出现的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都是肯定的、积极的,并为中国文化而骄傲,如贝特·鲍·洛德(Better Bao Lord)和福兰克·陈(Frank Chin)等。陈的《哎哟!》(Aiiieeee!)一书的前言,被称为华裔“精神和语言的独立宣言”[2](P128),这些作家强调华人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些作家,也开始发掘中国文化,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们把自己定位为美国人,强调美国文化。其中以王肖徐和M. H. 金斯顿最为典型。他们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向。

王肖徐(Shown Hsu Wong 1950-)的《本垒》(Homebase, 1979)是关于华裔在美国寻根的历程。小说成功地肯定了华裔对美国的贡献,和华裔留给美国的文化遗产,指出所以华裔宣称美国是他们的家。主人公雷恩福特(Rainford)是个孤儿。他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家。当他结识的一个美国姑娘说他是中国人时,他说“她把我当成我并不是的那种人。”他也是个文化孤儿。当他驱车一路上在“找家,找传说,找他的族裔身份”的时候,他似乎感觉到抛洒在荒野中的修铁路华工的累累白骨,都变成了鬼魂向他打招呼。在美国没有家的华工,死后也是无家可归的鬼魂,在荒野流浪。雷恩福特说:“族裔身份是一个充满了家的意味的词。”作者借故事中角色的口说:“在我们在这儿生活了125年以后,我想要的不只是一个栖身之所,美国得给我留下有精神的传说。”

在王肖徐这一代人看来,他们祖辈几代人生长在这个国度,为美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美国应该给他一个家。这里有祖辈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有自己的家,自己就属于这里。

在金斯顿的作品中,有比王肖徐更多的中国文化。马克西姆·洪·金斯顿(Maxim Hong Kinston, 1940-)是继王玉雪之后又一个华裔名作家。身为华裔和女性,金斯顿对华裔妇女及其他所有的妇女的身份最为关注。《女斗士》(Woman Warrior)的主题就是反对性别歧视。70年代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时,1976年《女斗士》的发表,无疑给美国的女权主义大长了威风。小说中以中国传说中的花木兰为原型的女斗士,强大,有力,无往而不胜,这正是女权主义所希望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斗士》被赋予极高的思想性,作为大学里妇女研究、女权主义、社会学和美国文学等学科领域的教材被广泛研究着。

金斯顿在《女斗士》中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说、寓言和历史故事。然而,金斯顿并非意在中国文化。她说:“我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而不是美国的中国人(American Chinese),我强调的是美国……我不写中国,而是在写美国,写华裔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关于中国的部分,只是为了写我的华裔移民前辈而提供的一个背景。华裔美国人绝对是整体的,不是分裂的。并不是一半这个,一半那个的混合体。”[2](P252)

金斯顿成功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她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寓言等,来抒发胸臆。有学者指出:“最近的华裔男作家趋向于把自己认同为华裔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关公;女作家喜欢把自己认同为华裔妇女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花木兰。”[2](P163)在华裔看来,关公是勇敢、忠诚和正义的化身,千百年来受到中国人尊敬,被奉为“战神”(God of War)。而花木兰则是女中豪杰,英勇无比,战无不胜。华裔作家亨利·黄(Henry Huang)甚

至说：“每个男华裔，不管是新移民来的，还是出生在美国的，都应作关公那样的男人；每个妇女都应作花木兰那样的女人。华裔应该记住，他们属于斗士种族。他们应该停止争吵，学习团结起来，在美国生存下去。”[2](P163)

寓言、传说和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交织着这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传统、习俗、信仰及人生态度。艾伦·丹迪(Alan Dundee)指出民间故事的作用有4个，其中两个就是给群体提供团结的感觉，和作为社会抗议的工具[3](P26)。罗杰·D·亚伯拉罕(Roger D. Abrahams)指出，讲故事是破译不易懂的真理，和把传统背后的理念加以戏剧化的一个基本方法[4](Pxvi)。

对于这些把自己的族裔身份定为美国人的华裔来讲，中国文化给他们极大的精神鼓舞。任何挤兑他们，歧视、排挤他们的企图都是没有道理的。华裔像其他美国人一样，为这个国家做出过贡献，他们不该被边缘化。中国文化能够赋予他们勇气、智慧和力量，在争取平等、反对歧视的斗争中，让所有的人听到华裔有力的声音。

王肖徐和马克西姆·洪·金斯顿的作品宣告了华裔开始告别一半对一半的分裂身份。华裔把自己认同为美国人，这是华裔的选择，而有能力选择这正是华裔力争得到的。中国文化在华裔身份衍变的第三阶段，引导华裔找到他们的自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受到极大的鼓舞，为在美国争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勇敢斗争。中国文化被政治化了。

文化政治化可以说是一个有美国特色的现象。这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等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美国，几百年来，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种族的和不同肤色的移民们，使得文化和社会、阶级、政治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原本是建立在其持续性和对传统的重视之上的。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出现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改写了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现代主义反对秩序，即资产阶级秩序。欧文·豪(Irving Howe)指出：“现代主义在于对流行作法的反叛，不屈不挠地激烈地反对官方秩序[5](P46)。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2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政治，就是传统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60年代盛行的后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美国传统观念、准则的基础上，提出自由、解放等口号，对传统价值观一概欲杀[5](P52)。此时政治和文化已经分不清了。因为所谓反传统并不限于反传统文化，它还包括反对现行社会机制和秩序。正因为如此，60年代的美国目睹了史无前例的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各种不平等关系，传统价值观念，官方秩序和权威等等的挑战和反叛。女权主义、少数族裔文学，包括华裔文学，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族裔身份”也是一个有美国特色的事物。“我是谁”这样一个在许多国家都只是针对“自我”提出的问题，在美国就不仅如此，它牵扯到一个人的种族、肤色、性别等方面，而经常成为一个针对族裔身份提出的问题。在中文里甚至找不到一个和identity相对应的词。笔者把它译作“族裔身份”，以表明少数族裔特有的文化认同问题。随着华裔在美国继续繁衍生息，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他们的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还将继续发生变化。中国文化在华裔的族裔身份定位中的作用也会与现在不同。需要明确的是，无论华裔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是一种政治选择。

## 参考文献:

- [1] Ann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s of Chinese Ancestry* [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 [2] Ann Ling.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M].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0.
- [3] Alan Dundee. *The Study of Folktales* [M]. New Jersey, 1965.
- [4] Roger D. Abrahams. *African Folktales: Traditional Stories of the Black World* [M]. New York: Phyllis Books, 1983.
- [5] Eric Foner.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M]. USA: Basic Book, 1976.

[责任编辑 刘欢]

## Chinese Americans' Identity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XU Ying-gu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7, China)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of USA is a major theme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y demonstrating the different roles the Chinese culture plays in Chinese Americans' seeking for identity at different times,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Chinese Americans.

**Key words:** th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th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 《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已出版

民族史专家、我校博士生导师周伟洲教授所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目前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之一,代表了国内外学界在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国内外首次对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公证、详尽的论述。

该书全文约为60余万字,分为14章,详细论述了从清代廓尔喀侵藏至西藏和平解放期间,英国、俄国与我国西藏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近代以来,英俄对西藏是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全书结构为:第一章,清代前期对西藏地方管理的加强;第二章,鸦片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活动;第三章,鸦片战争后英国妄图打开侵略西藏的大门的阴谋活动;第四章,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及其后果;第五章,沙皇俄国对西藏的侵略活动;第六章,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及西藏人民的英勇反抗;第七章,俄英两国侵藏中的相互争夺与勾结;第八章,英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及对西藏地方改革的武力干涉;第九章,辛亥革命时期英、俄妄图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第十章,英国策划侵略西藏的新阴谋——西姆拉会议;第十一章,英国策动西藏骚乱,胁迫中国“议约”及对西藏的经济掠夺;第十二章,中国中央政府改善和加强对西藏地方的关系及英国的干涉和破坏;第十三章,国民政府抵制和反对英美等国妄图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第十四章,西藏的和平解放与帝国主义侵藏的阴谋破产。

(西北史)